

你肯定没有读过的野外勘探秘密笔记
一切都陌生、真实、细致到令人惊悚

地质巨子◎著

地质迷境

「一个地质队员经历的荒野故事」

10年地质勘探生涯，12次深入荒漠无人区
7张紧急调令，16张死亡通知单

地质巨子◎著

第一部地质小说◎山川、湖泊、旷野都充满令人窒息的秘密

地质迷境

「一个地质队员经历的荒野故事」

从昆仑雪山、黑戈壁、罗布泊、西天山到异域秘地

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地质迷境 / 地质巨子 著. — 重庆: 重庆出版社,
2013.2

ISBN 978-7-229-05930-9

I. ①地… II. ①地… III. ①纪实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284536号

地 质 迷 境

DI ZHI MI JING

地质巨子 著

出 版 人: 罗小卫

策 划: 刘太亨

责任编辑: 王 梅 刘 喆

责任校对: 郑小石

特约编辑: 李月娥

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庆出版社

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编: 400016 <http://www.cqph.com>

重庆市白合印刷厂印刷

(重庆市九龙坡区白桃路10号 邮编: 400039)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: 023-68809452

 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直销
cqpbs.tmall.com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720mm×1000mm 1/16 印张: 15 字数: 184千

2013年2月第1版 2013年2月第1次印刷

ISBN 987-7-229-05930-9

定价: 29.8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-68706683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目 录

第一章 初入群山

草爬子-1 闭眼狼-4 鬼打墙-5 高原巨人-7

第二章 援军昆仑山

屁股上挂枪的淘金人-10 围歼马贼-13 “女人城”-15
群影-17 深山钻探-20 熊口取牙-22 雪地狼-24
矿体岩芯-28 骷髅塔-30 食人鱼-33

第三章 难忘黑戈壁

锁阳-36 致命弯道-38 大野猪-40
鬼舞者-42 碎尸台-47 人骨化石-49

第四章 驰援罗布泊

飞碟-55 晒爆的尸体-57 “秦”印章-62
戈壁车祸-64 人面石墓-68 生死修罗场-75
影子同行-78 罗布泊升职-83 陀螺悬浮体-90
镇场皮带事件-92 同行“大扒拉”-96

第五章 抢进西天山

草海-101 巨雕-103 找羊的女人-108 草原猎人-111
狼群-113 隐匿的熊-119 寂寞旧战场-124 闪电谷-126
黄毛最后的日子-129

第六章 援建巴基斯坦

青海集结-133 五家堡枪声-135 爆破事故-138
深山巨人-140 突发地震-143

第七章 赶赴蒙古

虎皮独脚蛇-146 恐龙化石-148 地头蛇-151
猎旱獭-153 日本军刀-156

第八章 转战克州

熬鹰-162 树林尸体-164 鹰笛-167 权力分配-171

第九章 考察哈萨克斯坦金矿

烤骆驼-174 初遇贺拐子-176
李公子的翻译-178 吃鹰的巴热那鸟-180

第十章 会战沙漠区

沙漠金属矿-185 野鹿惹出人命-187 自己会走的植物-193
半截佛像-195 荒漠尸体-200 司机死亡之谜-203 调令-206

第十一章 心碎北京

长毛蜥蜴-208 籽料王-210 两个不同的世界-213
北京印象-217 心碎的离别-220 重回边境-222
判决-227 结局-23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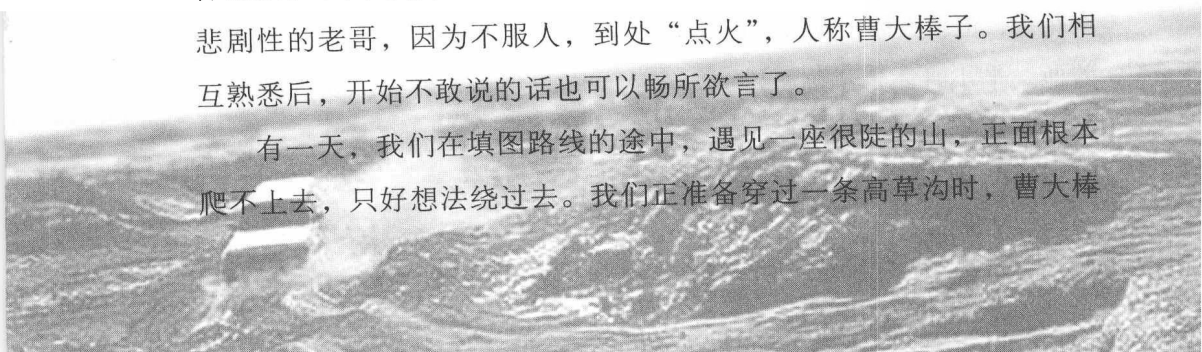
第一章 初入群山

|| 草爬子

我从一所地质院校毕业后，被分配到边疆省区的一家地质队。带着刚参加工作的新鲜感，抱着想做一番事业的雄心，我来到一座距离边境只有四十公里的大山中搞地质填图。一分队有八个人，在矿业还不景气的当时已经算大分队了，我和黄毛、曹大棒子被分到一个组。在跟周围同事混熟之后，无聊的时间变得容易打发了。

黄毛是赣州地校毕业的，离异家庭的孩子，留一头黄色的莫西干发型，很有性格，在死板的技术单位算是个另类。队里团支部书记为了他的发型问题，还专门找他谈话，甚至以扣全年奖金作威胁，结果这小子丢下一句话：“反正我爹妈不用我管，我又没老婆，你要扣就扣。”五十三岁的团支部书记被气得毫无办法。曹大棒子，四十岁，十九岁从北京地质大学毕业，混了二十一年还只是个大组长。曹大棒子早年敢想敢干，做事不计后果，得罪了不少队里的泰斗级人物，结果一直郁郁不得志，七次考研成功，都因队里不放档案而荒废了。他的口头禅就是：“当年我要去海南的时候，王石还蹲海边打鱼呢。”他是一个悲剧性的老哥，因为不服人，到处“点火”，人称曹大棒子。我们相互熟悉后，开始不敢说的话也可以畅所欲言了。

有一天，我们在填图路线的途中，遇见一座很陡的山，正面根本爬不上去，只好想法绕过去。我们正准备穿过一条高草沟时，曹大棒



子突然喊停，让我们把裤腿和衣服袖子都扎起来，衣服领子竖起来。我照他说的做了，黄毛装作没听见，甩了句“屌”后，冲进那片半人高的草丛里。曹大棒子急了，上去一把抓住他的衣服领子，将他拖了回来，重重地扔倒在地上。黄毛半仰着身子，狠狠地瞪着曹大棒子。曹大棒子说：“跟我喊屌？你只要敢这样进去，你的屌肯定就没有了，草沟里绝对有‘草爬子’，你不想要蛋了就去试试。”我打岔问了句：“什么是‘草爬子’？”曹大棒子气哼哼地说：“一种六脚虫，生命力强得很，即使被地质锤砸烂了，一星期内也不会死，它们最爱顺着裤管钻进去叮人的蛋。”黄毛站起来拍拍身上的土，说：“叮嘛，我有两个蛋，叮一个我捏死一个。”曹大棒子盯着黄毛说：“你知道刘头儿为什么四十八岁了还没孩子？就因为当年他拉野屎时被草爬子叮了蛋。当时他忍着疼用手把它给掐断了，结果剩下的那半截钻到他的阴囊里，随后刘头儿被送进医院，一个蛋差点被割了。后遗症就是他结婚二十年都没有孩子，婚都离了四次。你要不是我手下，我才懒得管你。”黄毛不服气地问：“你怎么知道这里有‘草爬子’？”曹大棒子说：“这里的草长得这么好，却连个动物粪便都没有，况且这带的草爬子本来就不少。”曹大棒子用路边的荒草扎了一个烟把子，点燃后，向我们叮嘱道：“我走前面，你们走后面。千万别出声，也别拍对方肩膀，有什么动静就大声喊，不管谁的肩膀被拍了只准朝前跑，不准回头。记住了，千万别回头！”我正准备问为什么的时候，曹大棒子吼道：“绕过草丛后就到计划会合点集合，有事情回去喝酒说。”说完，曹大棒子带头冲进高草沟，我们也相继跟上。扑面而来的是一股青草的清香，还有淡淡花香，但曹大棒子没有半点观景的意思，大步朝前。我和黄毛紧紧跟着他。半小时才走了高草沟的一半，黄毛累得大声喊停，然后躺倒在路边草丛里，死活都不愿走了。我也停下来，大口大口地灌水。曹大棒子恨铁不成钢地一边催我们，一边警惕地观察着四周。突然，曹大

棒子走过来，拽起地上的黄毛一路狂奔。大概又过了一个小时，我们终于出了高草沟。

黄毛累得躺在一块大石头上，嘴里嚷嚷：“屌，我看我好好的，也没有看见你说的什么虫子，也没什么别的东西，老子紧张了半天，吓了个半死，跑了个半死，小命都差点废了。要不是看你让我喝免费酒，我才不捧场给你当小弟呢。”曹大棒子看了我们两眼，边喝水边让我俩把裤腿散开：“直接脱光最好。”黄毛怪异地看着曹大棒子：“大哥，你不会喜欢男色吧，我可没这个爱好。”曹大棒子不耐烦地说：“你嫂子我都伺候得腰疼，还男色呢！你以为我还是你们这个年纪，睡觉屌顶天呢！”

我把鞋袜脱了下来，袜子里有很多黑色的扁虫子，脚背上也有几只，正蠕动身子往里面钻。我赶紧把衣服脱光，这才发现至少有三十只黑虫子扎在身上，像一粒粒西瓜子。黄毛见此情景，也慌了，赶紧脱光衣服。结果他身上的黑虫子比我还多。我们三个人各点了一支烟，相互用烟头烧这些扎进身体的虫子的屁股。只见虫子屁股一紧，整个身子就钻了出来，随之有一股血从这些孔里涌出来。黄毛惊呼：“血！赶紧止一下血啊，老子全身都在流！”曹大棒子一把将黄毛按在血孔上的手打掉，大声地说：“这些虫子都带有病菌，被咬之后很可能引起打摆子，最好让血流出来，流那点血不会死人的。要是‘打摆子’引发高烧，走出这地方至少要一天的时间，反倒会被活活烧死。”

我拿水把身上的血冲洗掉，穿好衣服，问曹大棒子：“棒子哥，你刚为什么不让我们相互拍肩膀啊，而且还不能回头？”黄毛起哄说：“棒子哥是被嫂子训怕了，怕后面有人拍肩膀让去跪楼道。”曹大棒子指着不远处的一个地方说：“你们发现没有，这沟里只有狼粪，那地方肯定是狼经常窝着的地方。还有，你们知道队里开车的那个‘小手’吗？”我摇摇头，黄毛回答说：“只听过别人这么叫他，那小子没右手，好

像一直揣在裤兜里。”曹大棒子叹息道：“‘小手’的右手只有一半，另一半被狼吃了。这是十一年前的事情了。”曹大棒子看了看罗盘，“‘小手’名叫刘建国，家是本地的，以前在坦克团开坦克。也不知道怎么混的，混了六年既没入党也没提干，转业后，费好大劲才分到咱们队。”他看了我们一下，接着说：“你们不知道那时候我们队的待遇有多好。我刚参加工作，每月拿到手的钱是我爸妈的双倍，这还不算发的福利。地质队夏天发的确良短袖衫两件、西裤两条、皮鞋两双，袜子内裤这些更不用说了；冬天发棉衣棉裤两套、皮鞋两双、皮夹克一件。另外，夏天分西瓜、冬天发腊肉，可以说除了飞机、汽车、老婆不发，其他全发。单位影剧院、医院、俱乐部、中小学等一应俱全，当时单身男宿舍，女人比男人多。要是在宋朝，扬州都没咱这儿繁华。”黄毛着急了，说：“你翻什么旧账啊，快说‘小手’咋废的啊！”曹大棒子瞥了一眼黄毛，说：“一看你就没成色、沉不住气，你看才子都不吭声。”

|| 闭眼狼

原来，“小手”到地质队后，因为开过坦克，人又机灵，被队里安排去开卡车。“小手”有个爱好，就是打猎。以前地质队是有枪的，跟部队一样，年底部队比武，有时候还要问地质队借人。那时候野生动物还没受保护，“小手”就走哪打哪。有一次，彬子、大个子、“小手”、曹大棒子四个人在我们刚才走过的那种草沟里打兔子。不料，他们遇见了狼，大个子首先发现前面有一只闭眼狼。俗话说“闭眼狼，睁眼鬼”，要是遇见闭眼狼敢站你前面，这个动物就成精了，是个闭眼的精怪。“小手”他们几个都不信邪，大个子拉上枪栓就要开枪，曹大棒子也把刀掏出来，准备直接上去剥狼皮。这时，只听彬子一声惨叫，曹大棒子转过身去，看见彬子后背上趴着一条灰青色的大狼，已经撕开了彬子的

喉管。“小手”的背上也趴着一只小狼，露出尖利的牙齿，正向“小手”的喉管咬去，“小手”下意识伸出右手挡住，结果右手被小狼狠狠咬住。曹大棒子忙叫住大个子，自己转身向彬子跑过去，慌乱中忘记拿枪。大个子一边拉枪栓，一边朝天鸣枪。听见枪响，咬死彬子的大狼转身径直跑进林子里。那只小狼还在使劲地咬“小手”，“小手”被咬急了，直接扑出去，把小狼压在身子底下，发狠将自己的胳膊直接捅进小狼的喉咙里，活活把小狼给闷死了。曹大棒子跑过去，一刀把小狼的喉管拉开了，“小手”才把胳膊拿出来，仔细一看，半个手掌只有一点皮粘连着了。等再回到彬子身边时，他的血都流干了，身子已经僵硬了。

曹大棒子轻叹一声，说：“所以我跟你们说，有人拍肩膀千万别回头，要朝前跑。那次，要是当时彬子不回头，‘小手’早点呼救，估计也不会造成这样的结果。我们四个人一死一伤，大个子直接被撸掉职务，派到食堂做饭去了。我因为是为数不多的本科生，虽然受到处分，职务还是保留了，但我一辈子就因为这个事情被毁了。”黄毛不服气地哼哼两声，我说：“棒子哥，你真是未成年就上大学啊？你家人估计也是搞教育的吧？”曹大棒子啞了一口烟道：“我确实是上学早，小学上了三年，十几岁就考上大学。我家人不是搞教育的，但是绝对比我的那些老师有文化有素养，我姓爱新觉罗，要在前清，你们见我都要脸对墙的。”黄毛插了句：“屁，到山里赚钱还遇见个皇上。”曹大棒子看他一眼：“你小子就是刺儿头，怪不得爹不疼娘不爱的。”

|| 鬼打墙

黄毛听后，黑着脸没接话。沉默了一小会儿，黄毛问：“棒子哥，你挺迷信啊。”曹大棒子扭头看了看黄毛，说：“不是迷信，有的事情确实很难解释。据上一代的老人说，要是晚上出去解手，走不回来了，你

要么蹲原地等人喊你，要么就跪地上磕头许愿，以后把愿还掉就完了。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遇见鬼打墙了。队里流行着一个传说，以前有个地质队员在果子沟做项目，一次半夜去茅厕时走迷路了，后来他发现地上到处都是自己的鞋印，吓得把嗓子都吼哑了，却没人答应。于是，他朝月亮的方向跪下磕了几个响头，只见那条路中央突然出现一个人，一个全身披戴盔甲的武士骑在一匹马上，孤零零地站在路中央，他所穿的盔甲跟电视剧上演的一样。那人胆子也大，许愿给这武士烧钱送酒，许完愿那武士和马就消失了，那人在跪下的地方做了记号，起来以后走了几步就回到帐篷了。第二天一早他叫人把米格纸剪成纸钱，带着大家找到他昨晚做记号的地方还愿。有人建议他在昨晚武士所站的地方挖一下，要是遇见骨头，就给他移个位置，别在路下面被人踩，死也不安生。结果大伙儿真在那人所指的地方挖出一个人和一匹马的尸骨。人身上穿的是全副锁子甲，锈得只剩下一个头盔能看出形状，都不知道死了几辈子了。那条路是几十年前用坦克压出来的，荒了多少年了，谁知道下面会有一人一马呢？”

听曹大棒子说完，我和黄毛都惊出一身冷汗，没想到队里的人会遇见这么稀奇的事情。曹大棒子哈哈笑着说：“这是队里的传说，我也不知道真假，你们就当故事听听吧。一会儿见到老许，你们问下他，他可是亲身经历了很多神奇的事。”曹大棒子提到的这个老许是江西人，其实年纪才四十出头，大家叫他老许是因为他看上去确实显老，像六十多岁的人，满头白发，脸上都是菊花纹。老许是部队复员安置进队的，话不多，做得一手好菜，号称大队第一厨。老许的经历很传奇，据说那一头白发就是遭受惊吓后突然变白的。

晚上，我们跟着曹大棒子回到驻地，几个人吃完饭，开始喝转圈酒，轮到老许讲故事了，黄毛故意问他头发的事情。也许野外太枯燥，人太

寂寞了，不怎么爱说话的老许喝了点小酒，接着黄毛的话开始吧唧吧唧说个不停，我们听到了一个让人胆寒的故事。

|| 高原巨人

老许在昆仑山一个哨卡里当兵，那里常年就几个人。高原地区紫外线照射特别强，人在那儿生活等于每天负重二十公斤，人老得特别快。老许家里兄弟姐妹多，算是赤贫家庭，直到来部队才吃过一块完整的有肥有瘦的肉。他从十七岁一直待到三十一岁，成了哨卡里不算志愿兵的老兵。

一次，轮到老许和一个小战士站夜岗，老许仗着自己是老兵，让那个小战士一个人背枪站外岗，自己在岗楼里打盹。在他睡得迷迷糊糊之际，小战士把他摇醒说：“对面不远处有头白色牦牛，背挺高，不会是种牛吧。”老许一听来劲了，纯色的种牛可是个好东西。老许赶紧起来和小战士背着枪朝那个白色动物走去，那头牦牛好像就在等他们来一样，一动不动地趴着。老许激动坏了，和小战士一左一右包抄过去，准备朝岗楼方向赶牛。老许正在绕一个雪包时，就听见一声惨叫和一声枪响。老许赶紧跑过去，只见那小战士已经趴在地上，那头牦牛则像人一样捂着肚子蹲在雪里。夜间值班算战备，开枪不是小事，小战士又生死不明，老许一下子慌了神。

那头牦牛很邪乎，老许活了几十年第一次见牛抱着肚子坐在地上。老许把枪的保险打开，瞄准那头牛，同时瞅了瞅旁边的雪坑，准备万一牛冲过来赶紧躲进去。在老许离牦牛还有十米的时候，那头牦牛曲着腿半站起来，个头将近四米，老许傻眼了，下意识地打了一个连射。那东西中枪之后，立马转身就跑，老许见它跑了，扑到小战士身边，小战士的头已经斜着挂在肩膀上了。

看到战友在眼前牺牲了，老许一冲动抄起枪就去追，追了一公里，到一个冰裂崖，那东西不见了。这时候高原反应上来了，老许头疼得快炸开了，只能一步步朝哨所挪。班长听到枪响后，看哨所没人，报告了排长，排长带人找到了小战士。见到哨兵被杀，排长以为发现敌情，立即第一时间报告了连队、团部。老许终于晕倒在雪里，过了一个小时才被发现。经过几轮审查后，只有连队的人相信他说的话，这事情作为重大事故全团通报，老许被强令复员。边防团副团长是老许的老乡，以前也带过老许，就替老许争取了一个进入地质队的名额。

可能长年生活封闭，也可能是看淡生死，老许到队里后很少说话，娶了个一拖三的寡妇。黄毛问老许：“老许啊，你见的那玩意儿到底是头牛还是个人啊？你怎么不一枪爆它头啊？你要是把它打死了，估计你也是中科院生物所里的专家了。你待那么些年，本地人没给你说过这个东西吗？”老许喝了口酒说：“本地人说那东西是什么神的儿子，叫巨人，但是我们部队的人一直没见过，本地人说那东西古代挺多！”

刘头儿听完淡淡说了句：“队里刚打电话过来，说要选人去昆仑山搞会战呢。”所有人脑子一炸！去年队里在西昆仑已经死了一个副总工程师，到现在连尸首都还没找到，只送回来一个骨灰盒，现在家属还在闹，这些发生在身边的事是最触动人心的。

曹大棒子龇了下牙，恨恨地说：“去什么昆仑山啊，人家副总工死了连个烈士都不是，我们死了，还不就两匹马的钱！我是不去，刘头儿你要是选我，我现在转身去别的分队。”刘头儿看看他说：“这次跟喜总那件事情不一样，喜总那件事情地矿局也确实操蛋，别人死在一线，要扔战场上，那也是个炸碉堡的啊，凭什么不给烈士？这次会战我也不想抽人，现在填图还缺一半技术员，再走几个，我干脆回家领导我媳妇儿算了。但是没办法啊，部里下的死命令，要参与一个国防项目。咱们队以前是部直属队，这次任务必须上。队里给我们分队定的是

两个名额，我看，才子和萝卜去吧，你们都是新人，需要锻炼，同时也体谅下老同志。”

我看看萝卜，萝卜朝我使个眼色，我撇撇嘴、摇摇头。萝卜看我不吭声，站起来说：“我是体谅老同志身体差，但我上次检查是肾炎，刘头儿你选别人吧！”刘头儿咂咂嘴：“那就才子一个人去吧，你刚来单位，要留好印象给大家啊！”

曹大棒子这时插话道：“刘头儿，我跟才子去，这小子太善，别被人欺负了。”刘头儿高兴坏了，一拍手说：“好，这样最好！明天，明天你们就回城，队里派车来接你们，你们下去也玩一下。”曹大棒子耷着眼看了看他，又说：“我话没说完，我去可以，但是这个项目年底分钱我一分不能少，才子也是。我知道你是副总工考察对象，这次喜总的缺你能不能补，要看最近的表现，这么难动员的事情，你出两人还都是本科生，肯定算成绩的。”刘头儿说：“行，你够意思，我肯定没问题。”我职业生涯的第一站就被这两人草草决定了。

第二天一早，曹大棒子喊我骑马下山，跟黄毛喝完壮行酒，我突然有种被流放的落魄感觉，眼圈有点发红。曹大棒子安慰我说：“去了部队那边，你好好干，这些资历是多少钱都换不来的，小伙子想开点。”听完曹大棒子的话，我才觉得心里好受点。下山后，我们在边境最大的城市玩了两天，队里的车才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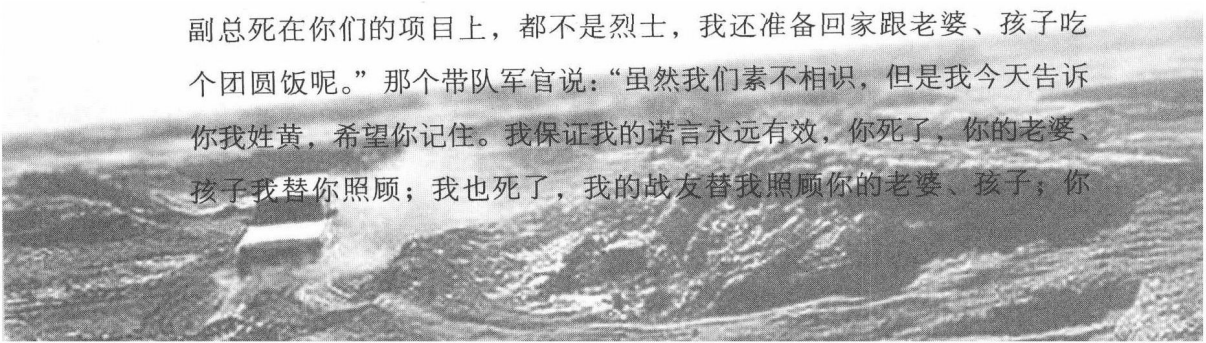
回到队里后，我们直接被送到某部。接待我们两人的的是一个女军官，她见我们的第一句话就是：“听说你们是队里的精英，刚从一线回来，你们辛苦了。这周先学习一下，随时等待出发通知。我领你们去办手续。”

第二章 援军昆仑山

|| 屁股上挂枪的淘金人

一天晚上，上面突然通知我和曹大棒子跟八队明早出发去西昆仑。第二天在那名女军官的带领下，我们领完地质包、地质锤、罗盘老三样和全套制服、被褥，一人背两个大包到了八队。八队带队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副团，熟悉后才知道，他还是曹大棒子的师弟。曹大棒子为此郁闷好久，看看别人都混成团职了，自己年轻才俊却如此沦落。就为这，一路上我没少宽曹大棒子的心。这支队伍人员配备很全，光司机、伙夫就有十个人，下面的工程兵有三十多人，带队的干部都是专业科班出身。上面一直不说具体工作区在哪儿，直到交通工具从汽车换成马队以后，我们终于到了距离目的地还有八十公里的大本营。

晚上，带队军官把技术员召集到帐篷里开会，指了指图上一个区域大声说：“我们明天就朝这个地方出发，只有三个月施工期，我们必须完成。一路上大家务必小心，因为那地方要穿过一个叫‘女人城’的地方，听说很危险，但是我不怕，你们怕不怕啊？”下面的人大声说：“不怕！”这时曹大棒子说：“跟你们说清楚点，你们不怕我怕，我们副总死在你们的项目上，都不是烈士，我还准备回家跟老婆、孩子吃个团圆饭呢。”那个带队军官说：“虽然我们素不相识，但是我今天告诉你我姓黄，希望你记住。我保证我的诺言永远有效，你死了，你的老婆、孩子我替你照顾；我也死了，我的战友替我照顾你的老婆、孩子；你



儿子就是上牛津、剑桥，我们砸锅卖铁也支持他，你还怕不怕了？”

曹大棒子直接被卡得没话说了。

第二天，我们几十个人带着一百多匹马和骆驼朝着北方边境走去。骑在马上，摸摸腰上的大黑星，看看马鞍上挂着的半自动，又瞅瞅同样在马上晃悠的曹大棒子，我心里那个酸楚滋味没法提。学上这个专业，一毕业就扛枪玩命了，女朋友也是因为我进这个单位才提出分手的，还没等我表态，就和别人好上了。当时我还恨恨的，现在想想她要分手也是有道理的。曹大棒子看我郁郁寡欢的，便唱起他最拿手的《血染的风采》，唱得整个马队里的战士们身上凉飕飕的。黄副团长骑在马上忍不住看了他两眼，曹大棒子索性放声大唱起来。

其实这些战士也算军队里的精英了，就是一个个太严肃。我们一路寂寞地走在林间小道上，以前以为深山里没人，进去后才知道，里面不但有人，还很多，而且都生活得很不错。山里到处是淘金子、挖玉石、捡宝石的人。

在河流转弯地势开阔的地方，全是半地下的土坯房子，偶尔有些老女人在门口使劲抛媚眼。最让人头皮发麻的是帐篷外面、地窝子门口时不时地有几支枪架着，有双管蓝猎、半自动步枪，还有AK步枪。这些人基本一年才下山一次。为了节省衣服，好多人都是不穿衣服的，个别有手枪的，直接用皮带把手枪绑在黑乎乎的身体上，人一走路枪就会砸腓。

曹大棒子咧咧嘴对殷参谋说：“他们的枪质量肯定比你们的好。你们皮带加肩带才捆个手枪，里面还双层；他们多棒，直接光屁股上一绑，也不怕走火。不过万一反弹打着鸡鸡了，那不是被开除男籍了？”殷参谋严肃地看着曹大棒子说：“老曹啊，你没发现不对劲吗？这几个人在我们周围出现的次数太多了，我们都走几天了，还老看到他们。他们真要是挖金子，范围也太大了，我觉得他们不简单。我刚跟黄团

说了一下，黄团让再观察观察。”殷参谋话锋一转又问道：“老曹，你们队以前上过西昆仑的人，给你提过那个‘女人城’没有？”曹大棒子看看我，又瞅瞅殷参谋说：“没有，我发誓没听过，这么神秘？你说下吧！”

殷参谋眨眨眼，看了看我说：“这不是秘密，我们要去的露头矿化点，就在‘女人城’北面的山上，必须过‘女人城’。前期我们去了一个排，算是摸摸底，说‘女人城’很宏伟，照片我看了，确实宏伟。我们在那已经死了两个人。一个人据说是在护城湖边上洗脸被鱼给吃了；另外一个人值夜班，非说看见街道上到处都是人，思想压力大，第二天中午吃过饭，自杀了。”

曹大棒子听完后，眉头皱了起来，问殷参谋：“你信任你的战士？”殷参谋说：“都是我的战友，我肯定信任，但是这样解释太离谱了。”曹大棒子把老许见长毛巨人的事情讲了下，殷参谋听完嘴都抖开了。这个时候黄团凑过来说：“老曹啊，你那个同事说的巨人，我以前见过，确实高，毛发浓密，有点像大两号的老毛子。那时候我和你队里牺牲的喜总在一起，我们在山顶它在山脚，身边有战士打算追下去打它，喜总没让打，说你们队里有人就打过，害死自己的战友，自己也被冻残疾了，应该就是你们队的老许。”

曹大棒子接话说：“是他。喜总是怎么死的，真是高原反应引发肺水肿死的吗？”黄团抹了一把嘴说：“喜总其实就是殷参谋说的那个被鱼吃掉的人，你不觉得光送骨灰盒回来，很不对劲吗？”曹大棒子和我听完心里一跳，曹大棒子问：“你见过那条鱼吗？”黄团说：“我确实看见了，有点像我们画里见的龙，前面我出发的时候再三提醒你们，就是因为那地方很怪，光那名字据说都流传几百年了。那个城池规模很大，六个城门，花岗岩砌成的墙基，环城河到现在还是流动水。城池外面就是一个很大的高山湖，城池里好点的房间都被烧毁了，只